

河东河西



HE DONG HE XI

刘益善

作品

中国工人出版社

河东河西

HE DONG HE XI

刘益善 /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东河西 / 刘益善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08-6749-4

I. ①河…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44968号

河东河西

-
- | | |
|-------|--|
| 出 版 人 | 芮宗金 |
| 责任编辑 | 左 鹏 |
| 责任校对 | 董春娜 |
| 责任印制 | 黄 丽 |
| 出版发行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
| 网 址 | http://www.wp-china.com |
| 电 话 |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
| 发行热线 |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
| 经 销 | 各地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
| 印 张 | 22.25 |
| 字 数 | 320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5.00元 |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向阳湖	001
巫山	051
诗人谷子	078
金手镯	113
河沙场	140
回家过年	170
河东河西	196
远逝的窑厂	226
远湖	263
包工头余从众之死	306

向阳湖

一九六八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生产队长韩痢痢从公社开完会回来，当晚就召集全队社员开会。

积极分子老矮端只花瓷碗蹲在门口喝粥，韩队长经过门口丢下句话：

“老矮，快点喝完，通知男女社员到会计屋里开会，每人记三分工。四类分子不参加，子弟可以参加！”

老矮忙着答应：“好的！”进屋放下碗，出门时，韩队长已经披着棉衣走了。

于是，小湾生产队的夜空里响起了老矮那略有些嘶哑的叫声：

“男女社员注意了，快点到会计童吉喘屋里开会，每人记三分工，四类分子、子弟也要参加！”

老矮省掉了四类分子不参加的话。正在吃晚饭的小湾人听到老矮的声音，觉得那声音有些苍凉。

我跟几个半大小伙子最早到会计屋里。会计童吉喘一家正在厨房里吃饭。

堂屋的火塘边，队长韩痢痢正坐着抽烟。

我们跟队长打了招呼，就围到桌子边玩起了扑克牌。

扑克牌是我从老矮那里拿过来的，已经烂得软塌塌的，又黑又脏。小湾的男女社员们陆陆续续地来了，男的就和韩队长一起，围着火塘坐，抽叶子

烟；女的聚在吊着的电灯下，从怀里掏出鞋底子纳起来，嘴里还搭着话。

屋子里立即就有很重的土烟叶子的辣味。

小湾的男女社员不到二十人，除两个富农分子外，在老矮的呼叫下，都来齐了。会计童吉喘和他媳妇也从厨房里出来了。

老矮从屋外进来，说：“队长，都喊了！”说完，找个空地方蹲下来。

正在电灯下女人堆中纳鞋底的桂桂，用眼角瞟了一眼蹲着的老矮，看到老矮正在擦汗。老矮沿着村子跑了两圈。

队长韩痢痢咳嗽了一声，磕掉了烟锅里的烟灰，说：

“你们玩牌的收起来，开会了！”

我就立刻收了扑克，理齐。我们玩百分，我赢了。

“我们开个社员大会，这个会很重要。”韩队长把咳在喉咙里的痰吐进了火塘，说起了今晚开会的内容。

“中央布置下来了战略任务，要在咸宁向阳湖做干校。向阳湖我和会计那年买竹子时去过，那湖大得没有个章程。现在呢，要在湖边筑土围子，叫作围垦，围住大片的湖滩做田。现在是冬季，正好围的时候。”

“那怕能围出几千亩田来，那湖大着呢！”会计童吉喘插言。

“这是个战略任务，咸宁地区九个县，十几万人要去挖土围垦，各县成立民兵师，各区成立民兵团，公社民兵营，大队民兵连，生产队民兵排。我们小湾出四个人，叫民兵排，我们队人少地少，去的人也少。”韩队长顿了顿，点着了一锅烟。

“四个人连个班都不是，还叫排？”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泽林嘟噜了一句。

积极分子老矮蹲在地上听得很起劲儿，眼睛亮亮的，这可是个光荣任务哩，一定要去，老矮心里想。

老矮正积极要求入团。我帮他写了份很长的入团申请书。老矮被大队通知去参加过两次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会。

队长韩痢痢吸了口烟，接着说：

“这次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去的人，工分照家里头等劳力记，每天

由工程指挥部补助八角钱，除了吃菜，我算了算，还可以落五角钱。任务分到了排，必须在过大年前完成，还有一个半月。粮食和柴草由各县指挥部统一运送，我们自己可以不操心。”队长又停下来抽烟。

老矮已经完全地听进去了。他在谋划，一天五角钱，一个半月能攒下二十多块钱呢，过年时能买点好东西。

韩队长接着说：“我们队去这么四个人。”他从口袋里掏出张纸片来，凑在眼睛前看了看。

老矮的眼睛紧紧盯着队长手上的纸，他想这纸上的名字一定有他。

我和几个半大小伙子也盯着队长手上的纸片。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半大小伙子，对出外做民工修水库的事很有兴趣。外出虽然苦些累些，但人多，好玩儿，一年四季待在小湾里，闷得慌。有这种外出机会，大家都想去。

韩队长把眼睛从纸片上抬起来，宣布道：“泽林去一个，他是复员军人，当我们小湾的排长；山娃去一个，他是初中毕业生，可以当宣传员。这次上面要求每个排配个宣传员，加强工地宣传。”韩队长说着，望了我一眼。

我立刻感到有好几双羡慕的眼睛望着我。没说的，我满意极了。

“桂桂去一个，负责做饭当炊事员。大旺去一个。”队长宣布完了名单，望了望大旺，大旺就微低了头。

老矮蹲在地上呆了般，眼光暗淡下来，头也耷拉了。

桂桂停了纳鞋底子，望了望垂头丧气的老矮。

队长韩痢痢宣布散会。老矮眼泪汪汪地第一个离开了会场。

开完会回家，我抑制不住兴奋，哼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的曲子，猫在我的小屋里找两本书，好带到向阳湖去。

从县一中回乡时，我捞了一摞没有封皮的旧书提回来，这些书是造反派们从图书馆里偷出来读完后扔掉的，这些书伴我度过了许多个乡下寂寞的夜晚。

我爹和我妈都参加了社员会，妈回家后就开始为我清衣服，好像我明天

一早就要走似的。

队长韩痢痢告诉我们，准备两天，元月五日出发。

我爹不管我的事，他大概又跟会计童吉喘他们玩牌去了。队长韩痢痢和大旺也是一伙的，都喜欢玩牌，赌点钱。

这时候老矮来了，和我妈打了招呼，就一头钻到我的小屋里，唉声叹气。

老矮其实不矮，一米六八的个头儿，大眼睛，皮肤黑，壮实，憨厚。我们上小学时同过学，我上二年级时，他已读过三个二年级。后来就回到生产队当社员。

我跟老矮关系不错，他这人实在，待人真心眼儿。

老矮说：“山娃，我要像你这样，有个初中毕业的文化，这回我也能去了，泽林做领导，桂桂当炊事员，我也不能比，可大旺能去，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呢？他妈的，韩痢痢欺负人，平时叫我为他跑路多干活儿，有好事时就把我扔到一边，真他妈气人！”

我立时收了高兴的模样，说：“也是，你的条件跟大旺差不多，而且你比他表现好，在队里劳动积极，还要求进步，你完全应该去的。”

老矮朝我的小床上一歪：“韩痢痢就要他去，你说怎么办？”他叹了一口气长气。

“哎呀，说不定不是什么好事的，是很苦的活路呀！要不我跟你换？”我安慰老矮说。

“我肯定是不能跟你换的，你有文化要当宣传员，我当不了。活路是很苦的，这我晓得。可是我去了，能省下些粮食呀，能省二十多块钱呢！我早就想买点什么送给桂桂，就是没有钱呀。这次桂桂也去了，这是个机会。”老矮说。

老矮娘前几年得大肚子病死了，老矮跟他的喉包爹一起过日子。喉包爹一到冬天就犯气喘病，乡下人叫喉包病。

喉包爹和老矮饭量大，父子俩的粮食总不够吃。

老矮跟我说过，他喜欢桂桂，桂桂对他似乎也有点意思，只是态度不明朗。

老矮又说：“泽林也没说媳妇哩，别看他老实样，可人家毕竟当过几年兵，还穿黄衣服哩！”

我明白老矮的另一层意思了，他还不放心桂桂和泽林在一起哩。我笑了笑，很同情地给他出主意：

“要不你去跟大旺商量商量，要是大旺能和你换一下，你去，和桂桂在一起，有了加深感情的机会，说不定能成！”

老矮立时从我的小床上直起身子，说：“你说能成么？要是大旺不答应怎么办？”

“那你就多说两句好话，求他帮帮忙还不成么！”

老矮沉吟了半刻，说：“对，去试试，现在就去说。”

老矮换了个模样，跳起身，出了我的小屋，在堂屋和我妈告了别，找大旺去了。

我在小屋继续哼《下定决心》的曲子，选了两本没有封面的厚本子小说，一本《林海雪原》，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

第二天是个晴天，泽林得到通知，去大队开赴向阳湖围垦的各生产队领队会，我们照样出工干活儿。

我跟着社员挑土粪送到冬麦田里。

老矮挑着满满的两筐土粪，“吭哧吭哧”地大步走过来，走在我的身后。他干劲十足，头上直冒热气。

老矮在我身后说：“山娃，问题解决了，大旺和韩队长都同意换我去了，后天我们一起走。你可要帮助我呀！”

我说：“哎呀，那真不错呀，祝你成功，老矮！”

“好说！”老矮答应了一声，几步就跨到我前面去了。

这天，老矮干活儿特别卖劲儿，真不愧是积极分子。

泽林从大队开会回来，晚上召集老矮、桂桂和我开会。

泽林说，大队布置，各生产队的民工自己走，大队不集中了，六日赶到咸宁甘棠镇就行了，公社的营部设在那儿。泽林还说，到甘棠镇有两种走法：一种是从金口镇乘汽车到县城，再从县城乘火车到咸宁；一种是从金口镇乘船到武昌，再从武昌乘火车到咸宁。从咸宁到甘棠镇步行。

“我们怎么个走法？”泽林问大家。

桂桂望望泽林，望望老矮，不知怎么回答。桂桂没出过远门，说不上来。

老矮出门去做过多次民工。老矮说：“从武昌走！”

泽林说：“那就得多花几个小时！”

老矮说：“但可以节省八角钱的车费，你算过么？”

我很佩服老矮的算计能力，同意从武昌这条路线走。

元月四日这一天，老矮一早就去了金口镇上，到中午才回来。

桂桂家和我家是邻居。中午，桂桂端了饭碗到我家，把我叫到我的小屋里。桂桂说：

“你晓得老矮今天到金口干什么去了吗？你晓得韩队长和大旺为什么同意换老矮去向阳湖吗？”

我望着桂桂有些涨红的圆脸，摇了摇头，说：

“我闹不清楚！”

“黑了良心的东西！大旺跟队长赌博，输了队长十二块钱，大旺还不起，队长就让大旺去围垦，攒钱回来还赌账。老矮找大旺，让大旺换他去向阳湖，大旺说只要还了队长的十二块钱的赌账就成。老矮今天到金口把家里的糙子猪卖了，交了十二块钱给大旺。”桂桂一口气说完了原委。

我惊讶得不禁噤了声，心里在说：老矮呀老矮，你这又是何必呢？但看看面前正往口里扒饭的桂桂，觉得老矮这样做，也许值得。

我们背着扛着挑着棉被、铁锹、扁担和一些必需品，一早就离开了小湾朝金口镇进发。队长韩痢痢、会计童吉喘以及泽林、桂桂和我们家里人，把

我们送到村头。老矮的喉包爹没能来。

我妈逐一托付泽林、桂桂和老矮说：“你们多照顾山娃子！”

老矮挑着桂桂和他自己的行李，仰起头说：

“放心吧，婶子，有我在呢！”老矮那口气很自信。

小湾到金口镇，有十五里路。我们四人兴高采烈地上了路，把小湾丢在了脑后。

老矮给桂桂讲了一个故事，讲得桂桂咯咯咯笑弯了腰。

泽林不大说话，背着捆得方方正正的黄军被，扛一把大铁锹，步子迈得大大的，陪着桂桂笑两声。

我们赶上了金口镇九点开往武昌的船。

这是在长江里跑短途的一种简陋的小轮船。底舱里不怎么透气，人多，闷得慌，箩筐担子多，空气混沌。二层倒是空气流通，但周围只遮圈油布，冷风不断地灌进来，也不舒服。

船小人多，不论底层和二层，都被人挤得满满的。

泽林和老矮先抢上了二层，占住了一排能坐四个人的座椅。桂桂被人挤着退了几步，我就在后面帮助桂桂上了船。泽林和老矮在二层喊叫我们快点。

终于安顿下来了，行李堆作一堆，四个人都有座位，比起站在船舷边的那些人来，我们够舒服的了。

汽笛吼了一声，桂桂吓得一跳，引得我们三个人哈哈笑了起来，笑得桂桂扬起小拳头直擂老矮。

船开了，船头犁起长江一簇簇浪花，朝武汉方向疾驶。

这时我们才发现，船上没见我们大队向阳湖围垦的其他民工，他们肯定是下午乘汽车到县城走了。

泽林掏出烟锅抽起烟来。

桂桂说：“泽林哥，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乡里男人们的样儿都学到了，抽什么抽，辣死人了！”

泽林笑笑：“我本来就是乡里的男人嘛！”

老矮说：“泽林，你怎么搞的，当兵一次不容易，你怎么去养了三年猪，真划不来。”

泽林尴尬地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我忙岔开，说：

“这当兵干什么，自己能决定么？泽林哥是服从分配！”

我们四个人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哎——”突然，我们背后响起了一声拉长的叫喊。

我们回过了头。在我们椅子的后排，歪着三个头发蓄得好长，嘴里叼着纸烟的家伙，其中一个用眼睛盯着桂桂的脸蛋，嘴巴歪着，眉毛挤挤。接着这家伙就对着桂桂唱起来：

“搞了个半天不是你，原来是个土克西！”

另两个家伙立刻淫荡地笑起来。

桂桂的脸立刻变得通红，骂了句：“流氓！”眼泪出来了。

“牛忙马不忙！”有个家伙接着了桂桂的话。

这是挑衅，看这三个家伙不是好东西。唱的几句词意思很不好。“土克西”是城里人骂乡下人的用语，土老鳖的意思。这几个狗东西，想占便宜。

就在我与泽林正准备说点儿什么，而桂桂正在流泪的时候，老矮“嘣”的一下从座位上站起，一拳朝那个唱歌的家伙打去，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那家伙脸上开了花。

三个流里流气的家伙看上去都是十七八岁，这时一起跳起来，围着老矮挥起拳头。老矮身上挨了几下，但没有停止还击。我马上扑上去帮忙。

泽林也上来了，拉住一个家伙，说道：“你们干什么？不许打人！”

被拉住的家伙照泽林的胸脯擂了一拳，泽林“哎哟”了一声蹲下了。

桂桂在一边直叫喊：“你们不要打了！”

那个唱歌的家伙朝桂桂扬扬脸，说：“不要急，土妞，我们收拾了他们再来！”

这时，老矮一下子从我们的行李堆中抽出了泽林带的大铁锹。大铁锹口

亮闪闪的，刃口锋利。老矮把铁锹拿在手里，用锹板照一个家伙的屁股一拍，叫道：

“你们这几个流氓，是不是还想打？要打，老子今天把你们的瓢儿开了！”

这时我也拿了一把铁锹在手上，站到老矮一边，虎视眈眈地瞪着三个流氓。

三个流氓一下子呆住了，站着都没敢动手。

泽林喊着我和老矮的名字说：“别动手，别动手！”

那三个流氓看占不了什么便宜，就灰溜溜地回到座位上去了。

其中有一个说：“好说，哥们儿，到武昌上了码头我们再说！”

老矮说：“到了哪里老子都不怕，狗日的活得不耐烦了！”

轮船很快就到了武昌汉阳门码头，有几个好心的乘客提醒我们：“上岸了你们防着点，这是武汉的流氓，小心他们报复。”

老矮说：“不怕，他们要打，我就拼了！”

老矮把挑着的东西背着，手拿铁锹走在前面。桂桂和泽林走在中间，我提着一把铁锹断后。我们四人排着一列纵队在武汉街头警惕地走着。街上的行人看了稀奇。

我们一直走到武昌火车站，没见那几个家伙露面。

下午，我们从武昌火车站上了车，直奔咸宁向阳湖。

二

大队民工连的领队是团支书陈毛子，陈毛子穿双半筒胶靴，扛把铁锹，转到我们的地段，站住了。

陈毛子说：“向阳湖围垦工地九县十几万民工，就你们排最小了，四个人。我丑话说在前头咧，到时可不许拖了我们大队的后腿哟！”

刚把一担湿土挑到坝址上倒了转回来的老矮，见了陈毛子，笑容满面，一边放下空筲筲，一边打招呼说：

“陈书记，你放心，我们绝不拖后腿的！”

桂桂用锹挖土往筲筲里放，陈毛子也帮忙挖起土来。

桂桂说：“这湖滩太湿了，你看这一担湿土挑到坝上，倒出一半，又粘了一半回来，烦人！”

“这是个问题，大家都这样，很影响进度。老矮，好好干啊，你是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这次围垦，是个机会！”陈毛子对老矮说。

“请陈书记考验我吧！”老矮受到了鼓舞，劲头儿足得很，挑起两筲筲湿土，飞也似的朝坝上跑去，赤脚踩得湿土“夸夸”响。

我和泽林挑着空筲筲来了，我们的筲筲里都粘了不少湿泥，两只空筲筲都有几十斤重，倒又倒不干净。满满一担湿土，挑到坝基上，只能倒出一点来，其余的就又粘回来了。

我跟陈毛子打了个招呼，放下空筲筲，桂桂忙朝筲筲里装土。桂桂也打了双赤脚，裤腿挽到小腿上，露出白皙的一截腿肚来。桂桂负责给我们三个人装土，她脸上红扑扑的，鼻尖上已有细汗粒了。

天还是个阴天，有北风呼呼地刮着。我汗湿了的内衣好冰人。

泽林对陈毛子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弄一双半筒胶靴来给桂桂穿。这到处是湿泥巴，穿什么鞋都不成，我们都没带胶靴。我们打赤脚可以，总不能叫人家个女孩子成天打赤脚吧，要照顾妇女哟！”

陈毛子一边帮桂桂挖土，一边看了眼桂桂的赤脚，说：“这是个问题，我一定想办法。”陈毛子说完，又转向我说：

“山娃子，我看你们这个排虽只四个人，干劲儿都不错，你写篇稿子，交给指挥部广播站，让他们播一播。”

陈毛子扛起锹，又转到另一个排的地段去了。

我看到桂桂朝泽林多情地看了一眼，泽林却没理会。

我和泽林挑起满满的湿土担子，朝坝基上奔去。

工地上人很多，插满了红旗，湖滩很辽阔、很遥远。沿着一道围堤坝址，民工们朝远处散开，到处是黑油毛毡的工棚。每个民工连都插面红旗，都埋着根柱子，柱子上挂只大喇叭。大喇叭里放样板戏，放毛主席语录歌，还播放通知，播放工地上的好人好事。

我听到那广播员的声音很好听。

十几万人都在为着一条大坝奔忙，大家做同一个工作，挖湖滩上的湿土，挑到坝址处，筑一条大坝。用大坝把向阳湖围出一块来，开田种粮办干校。

工地以民工排为单位，分任务。小湾民工排分的一段长四米。所有的坝底都是宽二十米，坝顶宽十六米，坝高四米。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我们四个人要完成任务，筑成这四米长的堤坝，要完成土方二百八十八个。按四十个标准工计算，我们每人每天必须完成一点八方土，不然，我们就会拖了工程的后腿，就不能按时回家过春节。

我们干了三天，天天累得筋疲力尽，可每人每天不到一点五方土。进度慢的原因，就是窰窰粘泥，每担土倒在坝上的有效部分太少。

我写了篇《排小干劲大》的广播稿，投到广播站，被那个好嗓子的广播员播了。我写的是我们这个只有四个人的民工排，领头的泽林带头干，老矮挑多跑得快，桂桂是女中豪杰，不仅做饭而且还和大家一样挖土。我嘛，就没写了。

桂桂说：“算了吧山娃，你再莫写这些东西了，完不成土方咋办？”

老矮却说：“要写要写。这土方嘛，完得成的，我拼了命也要完成，你们放心！”

我们在工棚里，吃着桂桂煮的饭，菜呢，是干萝卜丝，又没有什么油水。

我们的工棚很小，分里外两间。里间住着桂桂，外间住着我们三个男的。工棚旁边搭了个小间，做厨房。

陈毛子没有食言，果然给桂桂送来了一双半筒的胶靴，女式的，不知他

从哪儿弄到的。

四个人中，我是最不行的了。吃完晚饭，我就倒在地铺上不想动弹，浑身如散了架一般，两个肩膀头火辣辣地疼。

老矮坐到我床头说：“伙计，怎么了，不中呀？”

我苦笑，说：“肩膀头疼。”

泽林过来，帮我脱了棉衣，翻开我的肩膀看了看，说：“好家伙，已经肿了！不过不要紧，用水敷敷，过两天就好！”

桂桂洗完碗筷，端了一盆热水过来，绞了热毛巾，敷在我的肩上。

桂桂像个姐姐一样，大眼睛看着我，问：“不要紧吧，山娃子？你才从学校出来，娇嫩呢！”

我说：“不要紧，很快就好的！桂桂，你行吧？”

桂桂说：“我是做惯了的，这有什么不行的！”

晚饭后的广播喇叭里，正在放《下定决心》的曲子。

泽林蹲在工棚门口抽烟，老矮站在泽林旁边，正跟泽林说什么。

夜里下了场小雨，雨点打在工棚的油毛毡顶上发出“笃笃”的声音。雨夜里，我睡得很香，半夜醒过来一次，感觉身边睡着的老矮在不断地翻身。

我迷迷糊糊地说：“老矮，快睡吧！在下雨吗？”我又睡着了。

早晨起来，感觉气温比昨天下降许多，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工棚外的湖滩上积了一层浅水，这样的天气还能干什么？

桂桂已烧好了早饭。我们四人围着一脸盆干萝卜丝，蹲在地上吃起来。泽林闷头喝粥，老矮眼圈上有黑晕，说明他昨夜没睡好。

吃完早饭，泽林说：“山娃子，你们休息一天，我和老矮去工地。”

我说：“桂桂休息，我跟你们一起去，我是男的。”

桂桂说：“不，我们都去，我们要下力，早点完成任务。”

老矮很动情地看着桂桂，桂桂横了老矮一眼。

脱了赤脚，第一步踩在泥水里，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皮肉立即感到刺骨地疼。没有逃避处了，就大胆往泥水里踩吧！立即，双脚麻木了，浑

身冰凉得也有一种麻木感。

我看到各民工排的人都是赤脚上工地。

我挑起装得满满的两筲筲泥，朝堤坝上爬。堤坝也初具规模了，现在就是要使它加高筑牢，达到技术要求。

湖滩地更湿更软了，迈第一步，脚就陷进泥里，再朝前一步，拔起这只脚，另一只脚又陷进泥里。

北风呼呼，棉袄穿在身上，像纸壳壳一般，不起作用。

我看到老矮这时脱了棉袄，只穿一件旧绒衣，腰里系根围巾，挑着一担泥土飞跑起来。老矮的双脚迈得快，脚还没来得及陷进泥里，就迈开了，他的双脚一次也没陷进去。

泽林喊：“老矮，不要蛮干，你受不了的！”

老矮说：“没事，跑跑就热乎了！”

我受到感染，也加快了脚步。但不行，我发现我的脚步特别沉，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

倒完了泥，挑着空筲筲，到桂桂跟前，桂桂给我装土，说：“山娃，你再给老矮写个表扬稿吧，他做梦都想入团的，像他这样的人，应该让入团，可惜我不是团支部书记。”

我说：“一定！老矮这样做不光是为了入团，他是急呀，怕我们任务完不成。他是个好人，桂桂。”

“我晓得！”桂桂给我的筲筲装满土，说。

这一天干得太阳落西，黄昏来临时我们一个个泥一身水一身的。

检查质量的技术员给我们算了算土方，五个，比昨天还少，老矮和泽林只好叹了口气。

泽林也是跑着挑了一天的泥。

区民工团指挥部设在甘棠镇，广播站也在镇子上。

我给广播站写了篇表扬老矮的稿子，广播站没有播。陈毛子对我说：